

論

語

後

案

語論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八佾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釋 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人爲列八入大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注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大夫四佾士二佾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說 服子慎左傳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魯氏晉語注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與服說符杜氏左傳注从何氏公羊傳注云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宋書樂志傳隘曰八

音克暗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陸役以兩減其二列爾
以為一列又減二人止四人豈復成樂傳意以杜注為非
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卒逐昭公吳斗南據之以
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踊于襄公萬者二人人當作八魯
自隱公初用大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
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吳氏仲廉書以季氏為平子與
馬注異以每佾必八人與服虔符說者謂國語晉語鄭昭晉
以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
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蔡嬰公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
九引作二列又楚詞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
舞列八人之証
當以服注為是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說文馭會任也剛誰者雙聲相借玉
篇始有熟字今以熟訓會任馭訓誰

馬曰
孰誰也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
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客忍也蓋淡疾之之辭。范

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用而已故用之閒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事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于其所不當爲不敢領與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忍 忍从刃从心取決絕之義決斷以犯義是爲殘忍國語楚婚所謂強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絕人也義正同

三家者以雍徹

徹釋文作撤云本或作徹雍詩作豨式三案徹當作俾徹借字撤俗字見說文段注

馬 曰三家請仲孫叔孫季孫雍頌臣工篇

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集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後案 雍詩序以爲禘大祖也鄭君箋以禘大祖爲宗祀文王于明堂論詳後又有申序說者謂詩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

宜哲惟人與下武所書世有哲王誦意正同此統陳先世之德焉后覆廟及文武廟之正歌亦一義也禮燕居篇云客出以雍臣辰辟必肅雍之義而節歌之賦詩斷章不必全用其言亦詩之通用豈然也專云天子宗廟歌雍以徹邢疏引荀官樂師小師注以證集注从之皆以意言之耳雍乃詩祭之正歌而徹之歌雍未有明文三家僭妄未必以徹詩歌於徹季明德曰歌

敵別有詩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辟从月从辛从口

釋義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詩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正義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渙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

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包注薛公之義依詩毛傳薛爲諸侯公爲二王後也詩箋辟爲卿士公爲諸侯也奚取之所謂僭作也義本無取尤慮三家意在改至改步而竊有取於是還以詰諸三家也謝顯道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智近解或从之朱子於或問已駁之矣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廟堂公廟殿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也上言庭此言堂舞乃堂下之樂歌者在堂上也集注引程子說庠成王伯禽之失呂伯恭博議謂用大僭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故未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其意正同然據馬氏文獻通攷云成王所賜止用籥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祭統等篇所言非盡無本此說未爲不邇也尙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皆臣子之禮公之歿後成王以蒸祭配會常典不足以尊公於是盛禮以賜之稽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薦享由此增鑿名器不可假於生者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議定之矣古者學校禮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今孔子用

天子之禮樂後簡以爲宜獨於周公之賜演非之乎然則孔子謂郊禘非禮者何也曰成王之屬祫以尊周公若夫祀帝於郊配以后稷非禮也魯君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服日月之章亦非禮也此魯禮之末失不以賜周公爲病焉無成王之重賜而後世豈遂無僭侈之弊而末列國之隆之行私豈皆由於開國之模士君子論古不可據一說以自懷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而不

仁必不能行禮樂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凶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正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撤之後疑其爲借禮樂者發也

太平御覽引此連上章皇疏云此亦爲季氏而發集注引李說正同式三闕此所謂不仁上章之所謂忍也有不忍

犯義之心者乃可以行仁權臣僞越忠君親上之誠忍自絕之罔上行私之事忍向爲之何以用禮樂乎如何難辭參見聖仁篇築注游說指心爲仁又程子言仁者天下之正理朱子謂循是泛說如言義者天下之正理亦無不可朱子謂學者說仁說義不可作籠侗語見荅石子重書又見晚年孟山講義

林放問禮之本

禮記

卷之九

禮記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

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禮記 林放孔子弟子字子邱見闕里文獻攷畢氏關中金石

記本禮中之本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

本不立無文不行是禮中有本也注以本爲本體語錄以本

指禮之初已自異矣近或以禮縛指儀文言遂于禮外求本

尤

謬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崇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意戚从戊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

於奢不如儉喪失于和易不如哀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目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爲之簠簋豆尊饗之節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復

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周衰世方以文減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
告之
以此

廣雅 廣雅與如也王氏疏證曰凡經言與其者皆如其也易
釋文引鄭君注云簡也陳仲魚謂簡時人治喪以薄爲道也
朱子則易爲節文習熟必增說無實之義皆未必是也式三
謂易坦易也包說爲是老氏墨氏齊灰生而治喪皆簡率後
人喪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齋鉢以喧襍之皆由于坦易
也取儉取戚者儉則有不敢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厥之
心是禮中
之本也

子曰啜菽之有君不如藜藿之亾也

古無字作藜藿變作藜藿
或省作亾或亾僭爲藜

包曰 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

吳氏曰 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
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之也亡非實亡也難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 舊說以諸夏亡君指周召共和之類言無君而禮不廢也 緣子原道文引經正同以文義緯之程子注爲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拜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攷異洪武正韻曰旅

祀山川名經典作旅傳寫誤曰式三案說文無旅字持古作秣隸作拜拜焉作冉

○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

祭泰山非禮也拜有弟子秣亦時仕於季氏教猶止也

○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借也拜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教謂救其陷於借

竊之罪

○ 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泰山河海

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以泰山在齊魯之界齊亦祀之也季氏欲旅之者爾雅曰旅陳也陳其所禮之事欲其消爾致福也周官之

言旅者不一有言旅上帝與大旅者掌大司尊錄典瑞賦賧
笙師職金所言是也陳用之曰旅非常祭也攷之于禮天子
所次之位則張繩樂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
版則金版至于陳樂而不懸厥樂而不鼓則旅非凶災耶周
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
用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陳用之曰荆坡旣旅蔡蒙旅平九
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
旅仿舊禮而偪行之行有不能教者禮禍祈福傲僇之心勝
非口舌所能爭也後世封禪供億耗費今日泰山之祀徧天
下禪禮者不止季氏往往欲教之而不得也林君復詩曰技
陵他日亦遺薰猶喜初無封禪文此處士之卓異者元趙天
麟上書言東岳者大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濬侯常祝之山
今乃有唱優鼓譟之徒貨殖屠沽之子于越邦典燠黷神明
停廢產業耗捐食貨亦已甚矣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
順何須楮幣不然竭天下之香纒燼而焚之馨天下之楮爲
幣而焚之知其斷無益矣請自今無令妄費非但巫風寢治
抑亦富民一助趙氏之言可謂
卓然不惑者矣古今有幾人哉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

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

集注

嗚呼歎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

進林放以顯持有也。范氏曰持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

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持有之不能

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

誣是亦教

諭之道也

習說季氏視泰山可以節事是以非禮者衰之故告以神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曰

言於

射而後有爭也

圖說射言爭者，勝負於射分之。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勝者揖，不勝者取俎立飲。以此分左賢于右，右賢于左。禮有固然，而大射爲禘土之典，有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之別。有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別。此勝負之所係尤重矣。或曰：如依禮記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大宰大官何以博厥職乎？曰：不然也。古者諸侯歲貢土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多者不得與于祭。的之中不中者，按或文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事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汰然也。豈謂大宰宗伯之身爲貴臣，而猶以疏脫爲慮也哉？禮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又申之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說者遂謂列侯廢黜，由此而輕，此亦非也。尚書大傳：諸侯之於天子，三季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稱禮樂之士，輕薦於王朝，其受讓削禮

亦宜之不爲諸侯者請所買之士不能報諸侯爵舉之恩不能助諸侯益地之慶也爲有報義祭統不亦其爲注謂兩祐爲己之報是也爲有助義鳧鷖詩福祿來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君皆謂助是也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義如此復何疑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說文作飲
从食从欠

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揖讓而升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耦射畢揖降以俟耦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俎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

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王注傳以飲之升下言射義孔疏阿近解依儀禮諸篇以升下飲分三事讀當揖讓句而升下句而飲句據釋文鄭君讀下絕句射義釋文亦同是鄭君本分升下飲爲三事也鄭君於射義注云飲射者亦揖讓而升降此明飲亦揖

讓非以經文樽指飲言射義孔疏乃以此王注之意申鄭君
在廷矢之耳禮自司射誘射訖上揖出次揖進上射在左並
行旋轉當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凌氏禮經釋例所謂未
升堂之揖三揖曰稱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自後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
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凌氏所謂既升堂之後凡
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也卒射鄉射南面
揖大射北面揖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
於左與升射者相交於階者相揖凌氏所謂射後二揖曰
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此在初射
時未得獲則無飲禮其再射時升下之禮帥初而自司射命
設豐以後尊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司射作升飲者
加作射一稱進揖如升射凌氏所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稱
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由是尊者先升堂少左不
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運立卒解坐奠解於豐下
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用揖凌氏所謂
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解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
左交于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

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二句常連讀言射爲爭之所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連讀言有揖讓而爭不失爲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欲以揖讓教天下耳觀於竊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揖讓之禮行乎其間聖人之重禮如此後儒解此經者不明斯旨而義遂難通皇疏引李充樂華范甯之說謂釋者云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朱子於或問以程張揚謝周尹說其爭也君子句亦膠葛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絜以爲絢兮何謂也

盼作盼者
絜從取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兒絢文兒此上

二句在備風頌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注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育素地而加采色也子

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文成章曰絢見釋文所引鄭君注素以爲絢者既有倩盼之貌又能細禮如設受者得白分布其閒乃成章也子夏

於素以馬絹之文請
詳事實故問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釋文繪本又作纘又周
官先鄭注引此作纘

○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帛然後以素分布其

閉以成其文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帛然後以素分布其

○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攷工記曰繪畫之事

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給人之美質然後可

加文

飾

○

攷工記畫纘之事纘五色下云凡畫纘之事後素功是

先布素也後加素工也鄭君此注本之記注亦引此經纘

相謂下節孔注同古義如此於文繪五采纘也卽引此經以

證是許氏叔重解此指刺纘言也今則畫文常以纘爲正字

繪爲借字矣式三謂刺纘說者先纘垂樣後乃於華樣之

間長短纘之以白是刺纘之法固有然者文選景福殿賦云

斑間賦白疏密有章戴東原引之以證是經則畫采之法亦

然也惠半農曰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

仁義智信必以禮爲開又曰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質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又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支故曰素以爲絀易履初履畫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畫之終依諸說攷之絜白采也非質也古者衣服旂常之繪不必盡用絜質大冕之覆用元質所謂元衣纁裳者是惟皮弁用絜質耳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孔子言繪事後絜子夏聞而解知以絜喻禮故曰禮後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也禮必以忠信爲質畫繪事必以粉絜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絜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絜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通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衷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禮 禮後乎三字句禮字畧逗謂詩言繁之後意者禮其後乎繪事後素夫子既解繪畫之事實如此子夏既得事實遂知所與之意因言凡人有美取必加之以禮禮者先王所立之制度品節忠信儀文本未兼具者也後者事不可已而繼之之畧非置爲緩圖也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正此意也起注以發明謂之非意外觸發也古注之義如此

禮 又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分禮與忠信爲二而傳以儀文言之輕禮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重禮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禮中自有忠信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亦重禮也又附篇詳言禮此言禮爲後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禮集忠信節文而言倩盼美貌常有禮以成之亦重禮也近解開用老子之說而傳以儀文爲禮庶幾本末輕重之說申其說者遂云未有禮先有理也信如是則忠信理也本也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大相背謬乎抑五經中固有此言乎經傳中有以儀文言禮者如敬不足而禮有餘哀不足而禮有餘是也有對儀文而言禮者如女叔齊子大叔禮儀之辨是

也若此經及禮器之言自兼忠信節文以言
禮矣經傳有折言渾言之異讀者所宜詳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王楙野客叢書據禮運以之杞之宋述文用言字絕句攷

異取之然以中庸杞不足徵例之則今讀本通

足徵例之則今讀本通

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卑賢才不足故也

君文卑賢才不足故也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

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文獻若足則我能

取之以證吾言矣

徵之訓成見士昏禮納徵注又見禮運注殺梁傳在包

與鄭君以徵為成禮於杞宋者經云足則吾能徵臣夫子徵

成夏殷之禮則所云不足徵者是夫子不能成其禮于杞宋也采子謂徵爲證以經中徵證多通借也杞宋文獻不足不能證所言文獻若足則所言能證之朱子之解義如此也就訓賢者獻彥之借字也爾雅釋言獻聖也正以釋彥獻之通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釋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會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齊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釋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山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故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

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款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攷之杞宋已如彼攷之魯今又如此孔子

所以淡款也

圖說孔子國以下欲觀爲逆祀亂昭穆者孔意以閔僖兄弟相繼側同父子各爲昭穆三傳及國語皆同賈公彥周言冢人號言兄弟異昭穆徐建庵讀禮通攷極稱其說象山姜氏讀左補義主之段氏慈堂文集及說文而部禘字下辨甚詳皆同孔注也魯文公逆祀至定公時已順祀孔注以此指逆祀意謂此言在未領祀之春也昭穆亂于既灌者皇疏云未陳列主之辨王與祝人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于地以亦神未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據皇疏是既灌之後逆列始定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引此經云灌時禮盛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王注程傳畧同此不欲觀之又一說也朱子注又一說孔子國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其實禘祫禮有異有同公羊文公二年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指大飴言非禘也攷鄭君禘祫志其說禘也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于眉稷之廟其坐位與祫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其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王西莊曰祫爲合聚昭穆禘爲諦審昭穆公羊傳說祫禘得合聚之義鄭氏說禘淡得諦審之義

禘又曰用人尙與灌禮特重司尊彝春祠夏禴禘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禘用犖彝黃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禘用虎彝雉彝鄭君引先鄭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之禘以虎彝雉彝也明堂位灌用黃目是魯不純用天子禮而用天子冬烝之犖彝也鄭君謂天地大神至尊不禘攷之于禮典瑞禘圭有瓊以肆先王五人禘圭尺有二寸有瓊以祀廟也喪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

非用之祿也朱子謂灌在祭始者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灌是
 灌在九獻之內先饋就九獻之禮灌二獻朝踐禮二獻饋食
 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灌在祭之始也凡祭之禮
 質明而灌謂之展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
 之灌尸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是謂二輪由是而行朝踐
 之禮于堂以血腥薦於神王以玉鬯酌醴齊以獻尸為三獻
 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為四獻周官所謂朝踐用兩獻尊
 也由是而行饋食之禮于室惟饌薦熟王酌壹尊盎齊以獻
 尸為五獻后酌壹尊醴齊以獻尸為六獻周官所謂饋獻用
 兩壹尊也次行朝獻謂尸卒食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以酌
 尸為七獻周官所謂朝獻用兩著尊祭統尸飲五爵君注指
 為七獻之事正義謂灌之二獻奠而不飲故七獻尸止飲其
 五也次行再獻禮王酌尸之後后因饋食之尊以酌尸為八
 獻諸臣為賓者以瑤爵獻尸為九獻周官所謂兩獻用兩象
 尊祭統所謂尸飲七者也自此以後長實長兄弟更為加爵
 尸又飲二祭統所謂尸飲九不在九獻之內陳用之曰行人
 職上公再祿而祿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祿而祿亦不
 預於七獻五獻則先饋以祭祀二祿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

非初踐用兩尊皆有疊饋食用兩尊皆有疊則朝踐王獻之
三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凡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之
所昨三獻也合之饋尸三爲九獻而加爵
下與焉陳氏說九獻不數灌是又一說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

禮記 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
禮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禮記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其於禘非仁孝獻敬之至不足
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下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常諱
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觀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
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
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禮記 經傳之言禘者不一有傳指祭天言者如祭法大傳之
禘及國語以禘郊對宗廟烝嘗言者是有傳指廟祭言者如

上文神自既灌而往灌是廟祭中甯以時嘗對郊社言亦指廟祭又左傳所言皆廟禘也經傳凡言烝嘗者絜舉四時之祭言之云禘嘗者舉其大而言之禘行於夏則爲殷祭於行於秋則爲大嘗亦殷祭也左傳言烝嘗禘於廟者絜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歸後乃行也春秋書吉禘是內祀然天子三禘大祭也是天神人鬼合言也或人所問未必禘指廟禘史記封禪書引此經以經是漢儒以此經爲祭天之禘要之禘儒曰禘禘天神廟於義皆駭者以不知者夫子以此有天人感格之道有祖孫繼序之心非或人所能知故以不知者之而渾言其義焉孔注禘以掩吾惡爲解既未是朱子解不知之答則得之其中趙說則非也唐制天寶時禘于太清宮以李暉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謚配稷之說至宋王介甫信其說神宗遂因之罷禘享南渡後遵堯制朱子因援趙說以入經注矣古無是說也

因又曰祭法之禘嘗絜絜謂冬至祀天子國丘祀以魯祭法之郊稷大傳之禘推祖所自出鄭君謂夏正祭感生帝于

郊配以稷是冬至孟春之祀天俱稱禘也自王肅始駁鄭君說而趙氏說又汨之經義益不明矣祭法禘在郊上趙氏謂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申趙者謂鄭君讀祭法不熟見禘在郊上遂以圓丘之祭釋之然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案盛楚語禘郊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卦羊擊豕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諸文皆禘在郊上且與宗廟烝嘗對文趙氏將何以解之鄭君以祭法本于國語展禽之言不徒解祭法以爲通趙說來通於祭法而不通於國語其謬一也虞夏非同出黃帝曰稷非帝嚳之子辨僮已有定論申趙說者據詩箋帝嚳後十世而有稷潛夫論稷爲嚳之後嗣而云遠祖亦可追所自出其說似通然祭法言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祇以五帝配天實非追所自出國語復云商人禘舜商一代之祀或嚳或舜不妨更制如必謂追祖所自出禘舜又何以解之其謬二也以圓丘之祀不可配嚳而必配稷於豈無所証注說亦無所見趙氏以意言之不知嚳之配天理未必悖如嚳既廟祭不屬立廟而屈尊就卑以稷廟享之於理未合其謬三也王制祭天

地之牛角藹粟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神郊藹粟烝嘗把持
之文相合通氏於此自知其不能通云凡禘皆及五帝如太
皞等以其功高歷代光於四郊以祭之次于天帝牛不得不
爾前既駁鄭君混禘於郊此又與所駁之說自相伐其謬四
也以稷之所自出爲帝魯因以周公之所自出爲文王此趙
氏之臆說萬氏學禮質疑顧氏春秋大事表廢其無稽之談
常矣而尤有不可不辨者成王賜魯重祭止用禘祭之邊豆
樂舞以尊周公倘魯祭文王乘於諸侯不祖天子之義則成
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應如是之悖其謬五也趙氏曰夫子不
欲廢君之絜便云不知述禮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
義禘嘗之禮治國如指諸掌此不達聖人掩君之惡遂云爾
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何能治國式三謂趙氏所集
春秋纂例好攻三傳自立臆說至論禘之禮又歷指左傳所
云烝嘗禘于廟及寡君未禘祀之文以爲左氏之妄并復載
禮記春禘夏禘等文爲徒據春秋經文以附會之培擊諸經
傳既爲縱肆之極至此經天下示掌之文與禮燕居篇中庸
篇相符正可知禘義闕濇非或人所能見及而趙氏亦一
槩廢之敢毀經典悅無忌憚其謬六也蓋趙說之謬如此

又曰鄭君謂冬至祭昊天於圓丘卽郊不分用祭昊天與感生帝非兩祀又以禘爲禘指廟祀諸說既勝鄭君說黜矣鄭君歸魯之說耆篇所言已明鄭君言冬至祀天夏正祀帝雖力攻鄭君說者不能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疎用之猶參鄭君說也陳氏曰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張摠案設皇郊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信如是則天帝不一祀五帝非五人帝已明矣而諸儒不信鄭君說者以夏正之郊禘爲祈穀上帝之郊特以感生帝之名爲疑耳靈威仰赤熛怒之名出於緯書或無以取信後人而感生帝卽自出帝際人主曰天子而人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則疑之知二五而不知十矣顧震滄曰稷契皆無父而生詩曰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生帝也任鈞臺曰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故詩止言姜嫄周禮享先妣不及高辛是周非高辛後人之生始以氣化後以形化后稷有母而無父受氣於天成形于母故周禮所自出金軻之曰生民

之詩曰帝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如依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帝祀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僭異下經言賓之隘巷平林不大遠于事情乎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周人祈穀之郊實水於后稷之肇祀顧氏任氏金氏諸儒之釋感生帝者如此後人猶以此禮不可取爲典常而疑之式三謂周有后稷之異祥禮緣義起後世始祖無異祥禮或以義止且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鄭君駁之云詩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皆偏見之言依鄭君此言則王者之始祖有父亦可舉感生帝之祀矣王者受命於天因僭天爲自出之帝行之後世承爲常典亦無不可况周之始祖后稷無父而生舉感生帝之祀於義尤爲可通此顧氏任氏金氏諸儒申鄭君說之確然可信也獨怪顧震滄旣申鄭君說而又謂祭感生帝于廟遂使駁之者謂天神不可以廟祀也任鈞臺廟所自出于廟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爲天也可以爲廟也可是亦鶻突之見也金輔之謂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此說雖異於鄭君之郊特牲注於理自通金氏又以周人所祖文武祖所自出爲

后稷大傳與喪服小記言其祖所自出爲宗廟之祭此於經亦不可盡通禮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鬼而卽繼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據此二文則大傳言祭其祖所自出而以祖配配者后稷也所自出者天也儀禮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祖之所自出此文與大傳同則大傳言祖所自出祖指始祖后稷而言不可指爲文武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禱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出之辨經韋元成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君說本之說之言禱者亦鄭君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自出帝之說亦無不可天生后稷以樹藝教民同人祀所自出因以所穀二者固一禮也周頌雍序云禘太祖鄭君謂禘祀文王於明堂此說亦有所本黃受終于文祖據史記文祖卽明堂馬融注云文祖天也正同司馬遷之說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禱于清廟明堂鄭君本之於堯典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於洛誥注亦以文祖爲明堂於詩序箋以神太祖爲飾文王於明堂其義正同以禱爲大祭之統名也說經者豈必拘

守節君學但求異于節君說者往往不可通于經則知從鄭君說之爲得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神系申从日不从日

孔曰祭如在言事如也

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

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目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蠲之迎猶迎虎饗農及野表暱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于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无其誠則无其神可不遽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諱祭如不祭者洪氏注言祭如不祭吾所不與與許也如此句讓解義皆異亦一說也筆解云魯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此又一別說殆不可從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甕何謂也

奧依說文作甕从宀从彳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警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於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更所祭也凡祭石祀皆先殿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

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

阿附權臣也賈衡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圖 婦于奧謂竈之神于奧媪之孫也媪于竈謂媪之神于竈媪之孫也古五祀之禮如祀戶祀中雷先祭于廟內戶中雷再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行祀門先祭于廟門外再祭于廟門外之東宗廟媪在此也故祭竈之禮先設席于門室之奧東而設主于竈陘其祭之也先於竈行降神之禮祭肉祭醴祭黍稷而已既祭徹之更陳列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廷者是祭禮之盛在于奧也賈之語以初祭於竈而不親媪俟後祭於奧媪亦無益喻人初接權要當急獻其媪也何解以奧喻近臣竈喻執政皇疏引樂雖說以賈自周出仕術奧比周禮比術朱子以奧喻君憲喻權臣諸說不同其以與竈喻用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于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顧氏此說甚悞顧氏以時人之語謂媪其君者將顧于朝廷之上不

若逢過千無還之時與衆
朝廷寵喻燕夏別一觀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非當作事

孔子曰天以緣君也孔子距之

曰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于衆神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處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于
天矣豈婦于與處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婦
寵亦不可婦于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屬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天者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既有天譴莫得禱免之
路言此見婦處之無益耳韓子之闢佛也曰吾子行己立身
自有恣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肉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
以其類至何有太聖人之道合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
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福于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有應作威福于其間哉韓子言天
以崩婦佛與夫子言天以崩婦語意相似故曰天者蒼蒼

之表傳主威福者也集解以天喻君固非誦意朱子訓天爲
理謂天不外于理則可謂天即理則語未盡儀竹汀言之據
或問引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入則人心
之昭昭者是也胡說指心爲理指理爲天尤失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汗引作儼
說文儼字之省

孔曰監視也言周
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
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
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
也漢書禮樂志周監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
故解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圉圉空虛四十餘年

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子明之曰是禮也

大漢石經及皇那疏本作太翟氏據釋文有音蔡之釋舊本當作大字鄒說文作卽

釋 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孔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雖知之當復問儼之至也

釋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讓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其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釋 那疏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左傳稱鄒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鄒人之子左傳或公二年新築人仲叔子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問百詩謂鄒人之子少賤時始仕之釋卽謂孔子季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祭統燁者甲吏之賤胞皆肉吏之賤翟者樂吏之賤閭者守門之賤皆以有事宗廟戶以其餘

界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粟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盃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者也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閭說亦一義閭氏又據顧鼎屏說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則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爾雅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與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

不同科

爾雅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

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賈華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賓射皮侯也禮賓射設正燕射蓋獸皆不用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侯大射之侯棲皮爲鶴故謂侯爲皮也主皮者縛以中侯爲主也馬注云射有五善本周官鄉大夫職鄭君於周官注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夫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節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鄭君分別禮射主皮射之不同說與馬氏合以主於獲釋經主皮之義尤明鄉射記又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無注賈疏亦簡式三案禮有三射初射不釋獲再射不貫不釋三射不貫不釋凡主皮之射能中的者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是縛以中的爲重也禮射時有再射之不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者皆預于三射其三射時苟答禮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的無罰故曰禮射不主皮左氏襄公十四年傳庚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注曰禮

射不亦中也爲力馬注云爲力役之事爲用也非同科如公旬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寬而任之者輕也程伊川子主皮說同馬鄭以力爲工力云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比別一說之可存者也朱子注以主皮爲賈革之射姚秋農曰樂記言散軍郊射賈革之射息如主皮即賈革鄉大夫何以詢眾庶哉式三樂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軍旅之行自有賈革之射朱子說亦備一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金氏攷禮曰餼本作氣俗加食式三謂金說與許氏說文合自後人以氣爲氣

別作

餼字

集解鄭曰性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

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集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

諸侯諸侯受而戴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

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鄭君注牲生曰饗據皇疏當作牲腥曰饗詩箋云牛羊

豕爲牲繫養者曰牢馭曰饗腥曰饗生曰牽今鄭君云牲生

曰饗者對馭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

送故變之生養則何以變之此皇疏之義是也牲用羊者據

玉藻注天子牝牛諸侯用羊鄭君此章注亦有天子用牛之

文見玉藻孔疏而何氏刪之也鄭君云每月告朔于廟者春

官大史職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

廟告而受行之據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

弁聽朔於大廟是天子聽于明堂而諸侯在廟也鄭君云有

祭謂之朝享者參孔賈諸說攷之先吉朔後朝廟本是二禮

每月以朔告於神使有司陳祝以言之謂之告朔此章言告

朔是也告朔時君必入廟視之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季

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

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

公大季對月不告月是也告朔告月視朔聽朔是爲一禮矣

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於

廟是也。周官又謂之朝享司尊彝云。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諸侯自皇者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在太廟朝享及皇考以下三廟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朝享。朝正。正月祭。是又一禮。鄭君於此兼言之。非正義也。鄭君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春秋經文公十六年。春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穀梁傳言公厭政。已甚。其義亦同。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釋包曰。羊存猶以
謂其禮羊凶禮遂廢

傳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於費然禮雖廢。羊存恐得以譏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以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禮記告朔非特奉正朔也。觀呂氏月令敬天地薦祖宗勤民事盡物性。諸大綱可畧見焉。况周先王之所頒王政有不備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類說黃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專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集注何氏小山云此泛論非自言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釋 孔曰定公魯君臨時

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釋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愚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呂氏
語未盡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釋 孔曰樂不至淫

哀不至傷皆其和也

釋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思雖洩而不害於和其樂雖感而下

失其正故夫子傷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辭審其肯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圖 關雎之詩后妃未嫁女而作也變詩之作淫而亂之以
傷者豈妻之傷或母出淑女之不預求目方其色升變選緣
依適情淫孰甚焉淫之始即傷之漸馴至傾城覆國非細也
也關雎言淑女好逑樂以鐘鼓而非淫求以窈窕而非傷蓋
樂不在得賢則淫矣在得賢則樂耳哀在不得進賢則傷矣
未得賢則哀耳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言淑
女不沒其賢而其志卒遂非如變詩之作傷有美一人而有
涕泗滂沱之歎也李安漢曰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
所自作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
是也后妃庶得賢女職以自助而配君子至于形為寤寐反
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盛非盛德能若是乎李氏說近之
矣亦本於詩序傳箋也三家詩說則云周襄康王曼起畢公
乃作詩以亂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
注後漢書楊賜傳注馮衍傳注揚子法言孝至篇初學記詩
青衣賦先儒謂依三家詩說有乖于不淫不傷之義况周公
定禮樂以關雎諸篇用之鄉飲酒諸禮豈待康王時始作

卷之三十一 詩經卷之三十一 關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

問社鄭君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从古論也栗

依說文作桌古文作从

圖从二鹵圖今之酉字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

不本其意與爲之說因爾雅栗使云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也宰我又言周所以用

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歟

人於社故蚘會其說歟

問社亦作問主依義當作問社主始備夏僂氏者因語

詞語僂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僂氏

曰有夏是夏爲有天下之號實卽氏也松柏栗社之主也邢

疏夏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

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

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

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說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年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鄒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可語與邢疏合據禮祭法正義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波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氏從周禮說以論語所云爲社主鄭與許同故無駁然則哀公所問宰我所答其爲社主無疑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陔此正樹木爲主之證後世宋之櫟社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答以所宜木耕固不謬特使民服粟之說非經信耳周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率主車鄭君注曰社之主蓋以石爲之唐武后時東都置大社問禮官博士社主之制張齊賢等議曰

春秋君以軍行設社設鼓祝率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其來尚矣張氏等此議引據分明先謂大夫以下之社祇有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旣樹土又爲石主以棲其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侯擁社以見鄆子展是社必立主之証或以社壇而不屋爲主無所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甬甬中有筓以藏主左傳昭公十入季哀公十六季杜注以祔爲藏主石甬社主可知又莊公十四季傳典司宗祔注宗祔宗廟中藏主石甬釋文云藏主石甬石甬其卽石室歟說文祔字下云周禮有郊宗石室五經異義終禱及郊宗石室是石室者無廟之主所由藏也

問又曰哀公四年亳社災後魯因此謂公遇災而懼故有此問或以社木燼於火欲求木以植之皆以意言之也蘇子由古史以哀公欲去三桓問
答各爲隱語此尤不經之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逆事不諫既往不咎

威从丁遂豕勇
从入咎从人各

既往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遂事 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收故歷言此以淡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其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陸稼書 曰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之後此申韓之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而然然其效驗亦可觀矣夫子痛責宰我其防微杜漸之意至深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言其

器量 小也

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郊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陋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
道

史記管仲傳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
間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揚子法言先
知篇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備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朱子言不能正身修
德致主王道正史記法言之意也金吉甫謂管仲急急于近
功淺效王道恐其難成判斷不爲管仲始與桓公專論治國
公辨以己之奢淫仲謂皆不善霸負才急於自見惟恐君不
見用曲意至此其後奢僭是自恃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
或曰管仲儉乎

集解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
集注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集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
聞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東注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

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

後案 國策周策齊桓公官中女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懷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抗莖甫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宜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官事不攝注以家臣備職爲讓禮運曰大夫具官是爲亂國注所本也然以官制攷之王朝亦有兼攝之官初不虛糜祿養也詳見葉氏禮經會元

然則管仲知禮乎

集解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

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也

禮記

或人疑

不儉爲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門象从二戶作門兩用之借字

集解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反壺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

僭焉之如是是不知禮

集注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護管仲之器小其旨淡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窮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庶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

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瘦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大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成桓公盡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歸則不悟其小宜矣

後案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臺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季氏歸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蕭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臺門者謂以牆爲屏也皇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荀子曰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書齊武王續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障者何以自障也示

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是屏之設非苟焉而已也陳用之曰臺門旅櫺當道而設屏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閉此路門之屏也廟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殿門內之屏也魯廟設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又曰郊特牲孔疏曰鄉飲酒是卿大夫之心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相饗則尊於兩楹間故其楹在兩楹間陳用之曰楹者以土爲之其別有四記曰反楹出尊語曰邦君有反楹此反爵之楹也記曰崇楹康圭此奠並之楹也記又曰士于楹一此度倉之楹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楹南大射禮將射工遷于下東楹之東南土壘禮床第奠金留于西楹南既夕禮設楹於東堂下南頌齊于楹此堂隅之楹也陳氏說四楹分明其四楹所設之處反齋之楹在兩楹間奠圭之楹在堂下度食之楹在房中堂隅之楹近奧者謂之西楹近窆者謂之東楹用上全氏辨之較陳氏爲明確逸周書作維篤咸有凹阿反楹注反楹外向室也家東發先生據此謂如院同臺

門內立土牆之例觀郊特性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疑其均爲宮室僭廢之事此別一說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音从魚从白
自古自字

樂 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皦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緯如言樂始子翕如而成于三者也

禮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言而商自商子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據鄭君注始作謂金奏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八音皆作也純如感人之貌皦如皦清別之兒轉如志意條達之貌鄭君意以翕如純如皦如轉如皆從聽樂之人言也式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臣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雜之絲釋者不絕之絲皆設說之辭故四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夫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

○鄭曰儀莒衛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子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卷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滋廣以號令于天下

國 國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
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
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譽謂失位去國禮曰譽欲速
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恨以警眾者也言亂極
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
而遽以是爵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閉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
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注 以儀爲衛邑者闕氏釋地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
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
里也云封人掌封疆之官者封人官名見地官其官先世已
有之故堯時有祝三象之垂封人見莊子左氏隱公元年傳
鄭有潁谷封人考叔桓公十年有祭封人仲尼文公十四年
宋有蕭封人高哀昭公元年季蔡有郟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
呂封人華豹皆職之見于左傳者喪孔注云德之喪亡朱子
云失位者劉氏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是時仲尼去
大夫故云喪也闕氏曰孔子五至衛比爲第一次去魯司寇
而適衛也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

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據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
木鐸振文事苦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將過人
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即漢書食貨志
所謂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
木鐸者謂使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
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百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釋

子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

釋

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樂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質也舜紹
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
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

釋

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樂皇疏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
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无惡故曰盡善也天下

樂武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位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也皇統申孔注如此董子謂曰愛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前朝者也民樂其典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又董子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周承紂後所遇之時不同正與孔注符太平御覽引鄧君此注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詩芣苢疏亦同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千戚之舞非備樂也鄧君注云樂以文德爲備又引此經以證正義云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可以補孔注之所未備

卷之三又曰顧氏曰知錄曰觀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禮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云魯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史記封禪書云天下未甯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顧氏以治功論與鄧君注合而又引劉汝佳說以揖讓征伐與性之反之皆不足以爲樂之異其意未盡善也式三謂武始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皆象仗紂之功此其

為樂總于山立豷揚蹈厲久立于綴竟能及擇源確容之事
四成而南國長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暮年受命立功不逼如此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功成于九樂奏九成武又安能及此樂記曰時與事並名與
借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釋居上主于恣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為哀
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子以愚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里仁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後漢書及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此文擇作宅鄭君注以

求訓擇是作擇也

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求是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仁者親睦慈厚之謂周官云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葺黨使相救州使相勸鄉使相實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是陸稼書所謂情誼相周恤風俗知孝弟也擇里必居此不徒全生正以輔仁也陸子靜曰

仁也者固人所自為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共進於仁與
一二人共進於仁孰若與眾人共進於仁與眾人共進於仁
則浸灌薰陶之厚規切摩厲之
益與獨為之者大不相侔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仁

長依說文當作
臣上从創人

孔曰不可久約久困則為非也不可長樂必曠佚也包
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
利而行之也

困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淡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
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
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雖淡淺不同然皆非外
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
所存面自不以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目聽手持而
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
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

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
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附錄 袁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
非勉強謂明乎仁道而顛達之也與中庸利而行之義相同
陳君舉曰利者無往而不宜之謂順而行之則無滯礙也易
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盛
心謝氏言智者無
所得於仁失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張

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也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
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所以能
好惡也

後

仁者之所好惟仁所惡惟不仁仁具于已而值人之仁

不仁稱量而施

亦如心以出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傳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注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傳

克伐怨欲之不行而未盡仁過其流也志仁無惡清其

源也克伐怨欲之心隨通隨起惟行仁之心無閒斷而諸惡自去矣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不然如虛器投水水自然入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攷異引毛氏辨惑云下不以其道不字非衍即

臆說

傳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何曰時有否泰故

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

可違而

去之

論語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譽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論語 子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論語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論語 去貧賤而圖富貴奸惡終於己歎忍施於人仁心之去自此始君子之仁能節其欲惡之心也或曰欲富貴惡貧賤一心也仁一心也斯君子有人心道心之分乎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言人之心能危懼而道之在心者精也僞尚書文本荀子解蔽不審荀子原文而謂君子有二心失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次正字作越
顛沛正字作

論語微子
卷之五
七
顯跋見說

文段注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終食時暫造次時違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齊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蠶蠶起懷雷霆駭目雖貴有刑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顛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椽善爲禮授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以顛沛爲危時也朱子以造次顛沛指存養言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此專以靜寂無事之時言也式三謂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間亦該動靜言也程易疇曰

人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王白田謂朱子晚年之學言主敬不言主靜言仁者何取好談靜存援入虛無哉且言靜存者謂戒慎於未行事之時則可講存登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在是矣可乎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仁者惡不仁者上者字漢石經本無見洪氏隸釋矣作也見

三國志顧

雍傳注

引曰無以尚之雖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裝於亡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

爲優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

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
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好惡 極是一人何分優劣孔注失之式三謂人已之交
能使生生之道相貫徹者無加於仁五常以仁爲首求仁者
所以好之篤也爲仁則惟恐歎忍之心有以閉之孟子所謂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此惡不仁之實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曰 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
而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 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
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
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

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經云 我欲仁仁斯至矣言人有志於仁仁自此行經云
爲仁由己言仁本於己詳見各篇注云爲仁在己欲之則是
沿那疏而語捷也式三謂人誰無惻隱之心而必无此心以
用其力不用力者或謂器重道遠才力有所未逮然殫其堅

貞之力而仁之量全矣故曰未見力不足也觀從井救人博施濟眾之若爲仁者不強於力之所不能爲當篤於力之所能爲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嚴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首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力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既云未見力不足者又云蓋有之矣仁之器重道遠施濟立達之難周造次顛沛之難持終食間之暫之難密未敢謂才力之易逮也又云我未之見者人必用力始見力之不足而人固不用力也夫子所以歎未見也孔注以有之指用

力者言
別一義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後漢書吳祐傳
引此仁作人

釋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得其所則為仁矣

釋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常失於厚小
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據以親故受汗
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或
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

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釋孔注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釋各於其黨也非小人之
過常恕而勿責之釋觀過也使賢愚各得其所釋仁也由恕
過而知其仁也漢書外戚傳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
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顏注云子
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皇疏引殷仲堪說云直者
以改耶為義失在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容非是程子

本所

子曰朝聞道夕歿可矣

朝依說文作曉从収从舟隸省作朝矣漢石經作也見隸釋

與言將至歿不聞世之有道也

與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願歿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爲可乎

與依何解年已垂暮道猶不行心甚不慰世治而歿乃無憾也依朱子說歿者將歿而昧於道之不可也學不加進而年數不足將無所聞而遂歿焉可惕也朝聞道夕歿五字句可矣句可者可聞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與心欲慕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

與說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莫从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變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窮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閉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邢本無注皇本有注未明適氏釋文引范氏甯注適莫猶厚薄也邢疏云適厚也莫薄也本范氏說皇疏引范說君子與人加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鄭君本適作敵莫讀爲蔡無篡無所貪篡也見釋文鄭君說如此者古敵字多作適說見惠氏九經古義鄭君與范說相反其主待人言則同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後漢書劉梁傳和同論曰事有適不可得道有順而失義有變而爲害有惡而爲美是以君子之

於事無適無與必考之於義焉李固子愛傳時荀爽賈彪鍾
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
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
傳吳顧雍傳用言心無適莫皆指待人言古經說如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荆舊作刑今正
漢石經作刑見

釋

也 子曰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惠恩惠

也 懷德則念也懷德則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消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守法慎惡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
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

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也 懷德有所得之道而不失也懷土有所戀之地而不遷
也懷土孔剛重遷漢時師說如此見於史記漢書者此義甚
多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韋賢傳嗟我小
子豈不懷土庶我王詹越遷於魯又叙傳球應王命論以高

亂沛人而都關中而云晉漢土之情皆引經之明顯者也懷
刑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兢兢焉恐淪先王之法度也漢書
霍金同傳金翁叔敬諱有法度霍子孟家有盈益之欲以取
顯覆是勲臣不可不懷刑也後漢黨錮禍起申屠蟠獨據見
幾之譽則敢濁揚清之士不可不懷刑也辭敬軒言律是八
分書爲政以法律爲師既知律已又可治人賀養敬言今日
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輿賣狀何辭以對擇禍莫如正以此
拒運撫之請呂叔簡拒權璠言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凡
此皆得懷刑之道者講家好作高論輕說懷刑非經指也懷
惠者求人惠己也君父飾忠孝之迹希圖寵倖於將來親故
值貴顯之時索報恩情於舊日凡此懷惠之人一不送其二
而有悻悻怒者極而言之整斷之私播問之乞於世俗長節
吝之流於平日無交知之素亦有望
叨一惠者矣講家泛指懷利非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釋義

孔曰放依也每事

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釋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說文放本訓逐。驅逐追逐皆爲放。放利卽逐利也。放縱放棄之義亦從放。逐引伸今讀去聲。依放之放今讀上聲。或作仿字古無是分別也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謂己之得利者終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集何有者言不難也。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釋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爲國乎。

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上躋太后疏又劉橙傳賈逵上書並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經文當補於從政三字舊或以讓字絕句則下句禮讓爲國四字連讀文不一例。今讀以乎字絕句文亦不順也。於從政乎何有言行禮之

教化不難也如禮何歎其難行禮教也何有不難之辭
後漢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也如何難辭也

後案又曰荀子禮論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又修身

篇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飲食衣服居處動靜
由禮則和節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故人無禮則不
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荀子之言甚備此經言禮
讓心氣溫和言辭恐順威儀樽節衷裡相應而見所指
亦賅備近解博席蘇文緝節者重言讓而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其己知亦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
潛夫論忠

賢篇作忠

己不立

集注包曰求善道而

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圖案位之所以立上則經天緯地下則移風易俗固難也事
無不可對人言乃僞可知否則屋漏之愧惟恐十目十手之

指視者則可知難士君子行事非徒取信一時必使百世俟聖而不惑以此言可知則尤難左傳載狼暉之言曰謂上不知我知黷而宜乃知我矣此雖怒言實爲至言人有所學不全而見黷者非人之不知我乃人之知我也然則學者能返己自問其自治不暇也明矣此經指也謝顯道疑此經非聖人之至論駁謝者謂聖人就名利以誘人式三崇禮言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是忘名也孟子言舜傳後世而身憂鄉人是名未嘗忘也是以君子之論名曰實至則名必歸也曰用功深而收名遠也名就徐聽其自至而已避名與急求名皆僞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依說文當作參

孔曰直曉不同故亦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二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己內外之交有可德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先儒未於忠恕之外而謂自有一道者或以天言或以心言或以性言或以理言或以仁言或以誠言或以格致言戴東原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說失之矣阮雲臺曰貫行也專心經中用一貫字與仍舊皆當訓行專心亦備一義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己內外之交有可德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先儒未於忠恕之外而謂自有一道者或以天言或以心言或以性言或以理言或以仁言或以誠言或以格致言戴東原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說失之矣阮雲臺曰貫行也專心經中用一貫字與仍舊皆當訓行專心亦備一義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違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彌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
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
學上達
之義

論語 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會子
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辭達而已矣句法正
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會子省其不忠孟子言自反有禮
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可見古人論忠之精恕者夫子所謂
終身可行大學論治國戒以藏身不恕其論平天下也絜矩之
道不外於恕孟子言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
爲善以一人之心能容天下之眾善恕爲之也顧亭林曰盡
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式三謂渾全無偏至
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
免閉斷絕彊行之未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中庸言忠恕
違道不遠孟子言強恕而行非仁莫近皆與聖人
之忠恕有別者也往所引程子說重言忠恕是也

國語又曰程子重言忠恕是矣其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申其說者多支離辭矣朱子云倍學者盡已推己之目是疑忠恕不足以盡聖人而申之者尤謬家東發先生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忠恕不足以常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不若平心砥味本文也式三謂東發先生謹守朱子之學而其說如此學者宜從之朱子文集中有荅范直閣書云忠恕正曾子見及處門人有問則亦以所見諭之而已如近世儒者之說則道有二致矣非也朱子此書亦是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注 子曰

喻猶曉也

集注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焉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所得而有害于事者也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仁義字本作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此義之本訓孟子言蓋惡之心義之端者配義而無餒失義而羞惡以此見義非外鑠也禮經解曰除本天地之害謂之義韓子以聖人教民相生相養之道爲仁義而曰行而宜之謂義故用無不宜之謂義本訓如此易言利貞利用利涉言利始於此夫子於易云利者義之和見古之言利者皆和義爲利坤之有利無害後人止癘一身一事一時之利此利而害卽在彼梁惠王宋徑之言利記書者以例不詳錄然梁惠王曰利吾國必婚言利己忍其害之害於人而孟子言并害於己宋徑不言殃民伐鄰之非仁義使秦楚息戰求利不外遺機故智而不絕其計利圖害之心孟子於是言利中之害利與害相因孔孟之席言利者以此蓋子祭節曰義之誓

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而義之於人大矣固其所麗也董子之言如此正喻義喻利之辨也董子對易王之問五霸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義外之利參以害道外之功不敵過正戒其越道義耳近儒謂道義中之功效君子不喻及非董子意也謂小人能喻道義之功效尤非董子意也或曰注中以舍生取義言何以解之曰孟子言守義當堅百非高言義也荀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節也淮南子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習焉又曰張敬夫義利辨云無以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陸子靜謂人之從事於利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朱子嘗稱二說意各有所指也後儒據陸氏更歷多講習熟之言遂謂小人能識夫利害得失之大且遠而不言義中之害矣據張氏無所爲而爲之言而諱言大學以義爲利之指則成敗利鈍所爲人欲必使爲吾子者其

情而行不精。夫成敗利鈍之由而義無實用矣。近有解此經者云：天下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實爲喻利者，彼知如是則利不如是，則害其隱微之地不計。天理之是非而計人事之利害，此說既行，君子小人之辨不明，義與利之辨亦不明。分人情與天理爲二而言之，悖謬至此者，以冥情爲義，不思義之所由名，以小人真獲大利，不思利此即害彼，目非盡朱子之意也。朱子荅江元適書云：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爲義，說其各因昧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其荅張敬夫書云：易無非吉，凶禍福會無非言災，成敗詩之雅頌，極陳顯赫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即以爲利，百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駁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懍愓鼓舞之慕哉。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義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學 包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

國註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獲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國註 賢不賢兼古人說儒者讀書藉古見聖賢之德業而思副其願見小人之行事而返己求過是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國註 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己之諫也

集註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幾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事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國註 幾諫者禮所謂達善而不爭辨也勞而不怨者熟諫而不怨也皇疏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教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弊亦不敢怨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

正教何怨也王伯申云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許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博博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素冠傳博博憂勞也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安得罪也孟子萬章篇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對王說亦備一義邢疏勞訓捷辱不可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鄭曰

方猶常也

疏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般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孫 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常所曲禮云所遊必有常玉藻云親老山不易方復不遇時鄭君訓方爲常本曲禮又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解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集解胡氏曰已見首篇

此蓋復出而遇其半也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集解孔曰見其壽考

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集解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變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皇本出上有矣字依包注或本有矣字

集解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

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集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集注子曰俱不得中也

集注則謂盜招禍儉約無憂患

集注謝氏曰不倖然以自放之謂約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講儉也

集注約訓儉對奢言之見漢書外國傳後漢書虞延傳王暢傳及三國志劉表傳注漢師說如此朱子語錄以爲約禮之約云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注中謝氏言約心尹氏言約事又一義也朱子注取謝說言事無大小皆返之於心而有所檢束有所歸宿目近申謝者或失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而行欲疾

謝氏曰於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

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姪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皇疏敏疾速也與訥之訓遲鈍相

對近解敏訓不情失之注**胡氏**語當剛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當作鄰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

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類聚鄰俗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

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說苑復恩篇引此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

尚必報是德為恩德之德別一義也集注云德以類應言修

德之士互相感召也後世大儒有躬踐仁義可為模楷者有

風盟人倫可俾定評者有抱殘守缺研窮古制之因革辨析

習俗之是非而人翕然從之者猶是古師儒以道得民以賢

得民之遺意也**蘊氏**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

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觀於其門鄉有序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其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孔曰數謂

速數之數也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尋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事君句朋友句數累逗連下讀數注訓速數卽迫促之意言事以和緩爲貴撥亂而反之正相觀而摩以善皆非可以驟期爾雅釋詁數疾也會子問不知其己之遲數注數讀爲速禮會子立事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俗促速皆與此注同李氏筆解以數爲頻數之數邢疏以瀆代數本之釋文引鄭君說數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又一

說

子以同校字